

“经典明亮阅读”丛书



名家短篇小说

**MINGJIA
DUANPIANXIAOSHUO**

经典明亮阅读丛书



名家短篇小说

希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家短篇小说/海明威、郁达夫等著. —太原: 希望出版社,
2010. 4

(经典明亮阅读系列丛书)

ISBN 978-7-5379-4638-4

I. ①名… II. ①海…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69386号

书 名: 名家短篇小说

出 版 人: 梁 萍

责任编辑: 温学军

复 审: 谢琛香

终 审: 陈 炜

装帧设计: 王 蕾 冯建华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集团·希望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发行部 0351-4168101 4041258 4123120

E-mail: xwbs@vip.sina.com

网 址: www.xwbs.com

印 刷: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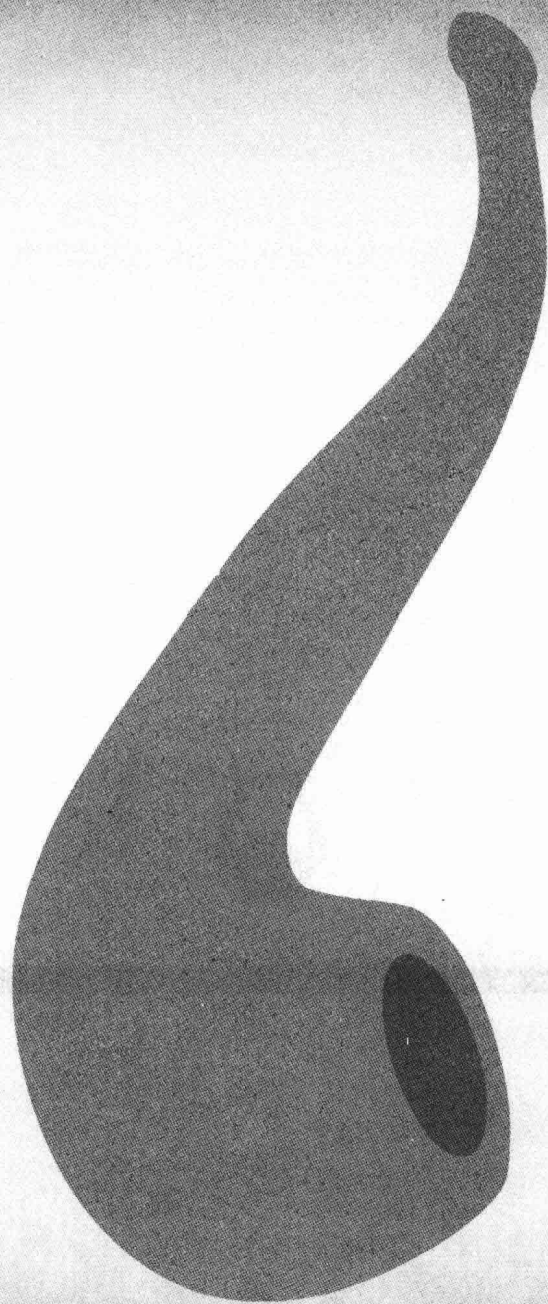
字 数: 260千字

版 次: 2010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9-4638-4

定 价: 16.80元

目录





001 美国

海明威

《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

042 法国

莫泊桑

《我的叔叔于勒》

052 奥地利

卡夫卡

《变形记》

100 日本

川端康成

《伊豆的舞女》

124 英国

王尔德

《夜莺与蔷薇》

133 王统照

《微笑》

151 萧红

《手》

169 郁达夫

《沉沦》

经典明亮阅读丛书

名家简介

欧纳斯特·米勒尔·海明威（1899—1961），美国现代著名作家，1899年7月12日出生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郊外一个叫做橡树园的小村子里。他的一生经历丰富多彩，带有某种传奇性。他在非洲的丛林里围过猎，也在古巴的海上捕过鱼；他既是斗牛迷，又是拳击手。他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残酷考验。一战期间，他作为《柯里厄》杂志的记者随军行动，参加了解放巴黎的战斗，并先于法国将军莱克勒的部队进入凯旋门；他还驾驶自己的渔船“皮抗尔号”侦查德国潜艇的行动。他在意大利前线执行任务时受伤，昏死过去，仅从左腿上就取出237块弹片；在前线的一次汽车事故中头部受伤，共缝57针；去非洲围猎时，两次飞机失事，以致头部、肝部、腰部和下脊椎均受到损伤。也正因为如此，他被称为“文学史上最具男性血性魅力的作家”。1954年，他获诺贝尔文学奖。他一生结婚四次，却都不能让他感到称心如意。1961年，他饮弹自尽。

在他的创作中，战争和体育是创作题材的主要来源，他的作品里少有儿女情长。另外，由于他在担任记者的期间，练就语言干净简洁的能力，所以，他的作品更以简练闻名。下面，我们要介绍的《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这部短篇小说，是作者本人非常喜欢的，据说是带有某种程度的自传性质。

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



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

(美国) 海明威

现在是吃午饭的时候，他们全坐在就餐帐篷的双层绿帆布帐顶下，装出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的样子。

“你要酸橙汁呢，还是柠檬汽水？”麦康伯问。

“我要一杯兑酸橙汁的杜松子酒。”罗伯特·威尔逊告诉他。

“我也要一杯兑酸橙汁的杜松子酒，我需要喝点儿酒。”麦康伯的妻子说。

“我想这玩意儿正合适，”麦康伯同意地说，“告诉他调三杯兑酸橙汁的杜松子酒。”

侍候吃饭的那个仆人已经开始在调了，从帆布冷藏袋里掏出一个个酒瓶，风吹进覆盖着帐篷的树林，瓶子在风中滴滴答答地滴水。

“我得给他们多少？”麦康伯问。

“顶多一英镑，”威尔逊告诉他，“你用不着惯坏他们。”

“头人会分配吗？”

“那当然啦。”

弗朗西斯·麦康伯在半个钟头以前，从营地的边缘被厨子、侍候的仆人们、剥野兽皮的工人、搬运工人们啦，用胳膊和肩膀得意洋洋地抬到他的帐篷跟前。扛枪的人没有参加这场游行。土著的仆人们在他的帐篷门前把他放下来，他一一同他们握手，接受他们的祝贺，随后走进帐篷，坐在床上，直到他的妻子进来。她走进来，没有同他说话，他马上走到外面，在旅行用的洗脸盆里洗了脸和手，接着走进就餐帐篷，坐在吹着一阵阵微





风的树阴下一张舒适的帆布椅子上。

“我打到了一头狮子，”罗伯特·威尔逊说，“而且还是一头呱呱叫的狮子。”

麦康伯太太迅速看了威尔逊一眼。她是一位相貌极漂亮、保养得极好的美人儿，凭着她的美貌和社会地位，五年以前，她用几张相片为一种她从来不用美容品做广告，得到了五千元的酬劳。她嫁给弗朗西斯·麦康伯十一年了。

“那是一头好狮子，对不？”麦康伯说。这会儿他的妻子看着他。她看着这两个男人，好像她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似的。

这一位，叫威尔逊，是个打猎的白人，她知道她以前确实不认识他。他差不多是中等身材，头发黄里泛红，胡子拉碴，脸色很红，有一双神情极冷淡的蓝眼睛，眼角上布着微细的白皱纹，他微笑的时候，这些皱纹就有趣地变深了。现在他在向她微笑，她的眼光从他的脸上移到他那件宽大的短上衣覆盖着的溜肩膀上，那件短上衣没有左胸袋，在那个地方做了四个带圈，带圈里插着四颗大子弹；她的眼光接着移到他棕色的双手、旧长裤以及很脏的皮靴上，然后重新回到他的红脸上。她注意到他那张被阳光烤红了的脸上有一圈白色的纹儿，那是他的斯坦逊毡帽留下的痕迹，现在这顶帽子就挂在帐篷支柱的一个木钉上。

“唔，为打到狮子干杯吧，”罗伯特·威尔逊说。他又向她微笑，她没有一丝笑意，古怪地望着她的丈夫。

弗朗西斯·麦康伯个子很高，要是你不计较他骨架的长短，他算得上身材匀称，皮肤黑黝黝，头发剪得像是一个桨手那样短，嘴唇相当薄，他被人认为长得漂亮。他穿着同威尔逊一样的打猎的服装，不过他的是崭新的。他三十五岁，身体非常健康，精通场地球类运动，也钓到过许多大鱼，刚才当着很多人的面，显露出他原来是个胆小鬼。





“为打到狮子干杯，”他说，“我得永远感谢你刚才干的那件事情才对。”

玛格丽特，他的妻子，把眼光从他身上移开，回到威尔逊身上。

“咱们别谈那头狮子。”她说。

威尔逊打量着她，没有流露出一丝笑意，现在她倒向他微笑了。

“这是个非常奇怪的日子，”她说，“哪怕是中午待在帆布帐篷里，你不是也应该戴着帽子吗？你知道，你告诉过我。”

“是可以戴帽子。”

“你知道，你有一张很红的脸，威尔逊先生，”她告诉他，又微笑起来。

“喝酒的缘故。”威尔逊说。

“我看不见得，”她说，“弗朗西斯喝得挺厉害，可是他的脸从来不红。”

“今天红啦！”麦康伯试着说笑话。

“没有，”玛格丽特说，“今天是我的脸红啦，可是威尔逊先生的脸是一直红的。”

“准是血统关系，”威尔逊说，“嗨，你不见得喜欢拿我的美貌做话题吧，对不？”

“我只不过刚开始提了一下。”

“咱们不谈这个。”威尔逊说。

“谈话也变得这么困难了。”玛格丽特说。

“别傻头傻脑，玛戈！”她的丈夫说。

“没什么困难，”威尔逊说，“打到了一头呱呱叫的狮子。”

玛戈望着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看到她快要哭了。这种情况威尔逊发现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他害怕。麦康伯已经不害怕了。

“我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唉，我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





她一边说，一边向她自己的帐篷走去。她没有发出哭声，但是她在她穿着的那件玫瑰红的防晒衬衫下，她的肩膀在瑟瑟发抖。

“女人动不动就使性子，”威尔逊对高个子说，“闹不出什么名堂来的，神经紧张，加上这样那样的事情。”

“没什么，”麦康伯说，“我怕我得为这件事忍受到咽气那一天了。”

“废话！咱们来点烈酒，”威尔逊说，“把什么都忘掉，反正也没出什么事情。”

“咱们可以试试，”麦康伯说，“可是我不会忘掉你为我干的事情。”

“没什么，”威尔逊说，“别尽说废话。”

他们坐在那儿树阴里，营房就安扎在几棵枝叶繁茂的刺槐树底下，树林后面是一座地面上尽是圆石的悬崖，还有一片一直伸展到一条小河旁的草地，河底尽是圆石，河对岸就是森林，他们喝着冰得非常可口的兑酸橙汁的杜松子酒。仆人们在安排餐桌的时候，他们两个人的眼光互相避免接触。威尔逊心里雪亮，那帮仆人现在全知道了，当他看到那个侍候麦康伯的仆人一边把盆子放在桌上，一边用古怪的眼光望着他的主人的时候，他就用斯瓦希里语声色俱厉地责备他。那个仆人脸色一变，转过身去。

“你跟他在说什么？”麦康伯问。

“没什么，告诉他手脚麻利点，要不，我会让他狠狠地挨十五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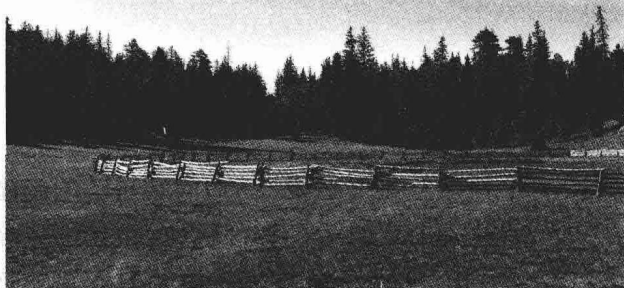
“挨什么呢？鞭打吗？”

“这样做完全不合法，”威尔逊说，“扣他们的工钱倒是允许的。”

“你可仍然鞭打他们吗？”

“啊，可不是。他们要是决定去控告的话，就免不了要闹出





一场风波。可是他们从来不去。他们情愿挨揍，不愿扣钱。”

“多奇怪！”麦康伯说。

“说真的，一点也不奇怪，”威尔逊说，“你愿意挑哪一件？被人用桦树条狠狠揍一顿呢，还是拿不到工钱？”

他话一出口，顿时感到有点窘，没有等麦康伯回答，就接着说：“咱们全都天天在挨揍，你知道，不是在这个方面，就是在另一方面。”

越说越不像话了。“我的老天啊！”他想，“我成了一个外交家啦，对不？”

“是啊，咱们在挨揍，”麦康伯说，眼光仍然没有望他，“我对那件狮子的事非常难受。不应该再传出去了。我的意思是说，别让任何人听到这件事了，好不？”

“你的意思是说，我会不会在马撒加俱乐部里谈这件事吗？”威尔逊现在冷冷地望着他，他没有料到麦康伯会这么说。

他原来不但是个该死的胆小鬼，而且是个该死的下流胚，威尔逊想。直到今天，我还相当喜欢他哪，但谁能摸得透一个美国佬呢？

“不会的，”威尔逊说，“我是一个职业猎人，我们从来不谈论主顾。这件事你尽可以放心。不过，由你来要求我们别谈论，这是不像话的。”

他现在打定主意了，闹翻要自在得多。那样他可以自个儿吃饭，可以一边吃饭，一边看书。他们归他们吃，他在出去打猎的时候才遇到他们，只有非常正式的接触——法国人管这叫什么来着？崇高的敬意——这样做比不得不应付这种无聊的感情纠纷要自在得多。他要侮辱他，干脆就此闹翻。

那样，他就可以一边吃饭，一边看书，他仍然可以喝他们的





威士忌嘛。这是表示打猎的主顾和陪打的猎人关系不好的一句习

惯语。你偶然遇到另一个白种猎人，问他：“情况怎么样啊？”如果他回答：“啊，我仍然在喝他们的威士忌。”那么你就知道情况准是糟糕透顶了。

“对不起，”麦康伯说，抬起那张美国人的脸望着威尔逊，那张脸到了中年还会是孩子般的脸；威尔逊注意到他水手似的短发、俊俏的眼睛，不过眼光有点儿躲躲闪闪，端正的鼻子、薄嘴唇和漂亮的下巴。“对不起，我不知道，有许多事情我不懂得。”

那么，我该怎么办呢，威尔逊想。他已经完全准备马上同他干脆闹翻，但是这个死乞白赖的家伙侮辱了他后又在向他赔礼道歉啦。他又试了一下。“别担心我会谈出去，”他说，“我得混饭吃哪。你知道，在非洲没有一个女人打不中狮子，没有一个白种男人逃跑。”

“我像一只兔子似的逃跑。”麦康伯说。

唉，遇到一个这么说话的男人，还有什么办法呢，威尔逊想不出主意了。

威尔逊用他那双机关枪似的没有表情的蓝眼睛望着麦康伯，麦康伯用微笑回答他。如果你没有注意到他的自尊心受到损伤以后眼睛里是什么表情，他的微笑倒是可爱的。

“也许我能在野牛上找补回来，”他说，“咱们下一回去猎野牛，好不？”

“你要是喜欢的话，明天早晨就去也行。”威尔逊告诉他。

也许他刚才错啦，这样想当然是一个应付的办法。对于一个美国人，你压根儿拿不准他的任何事情。他又完全同情麦康伯了。要是你能忘掉这个早晨，那就好啦。不过，你当然是忘不了的。这个早晨简直糟透了。

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



阅读

007



“你的太太来了。”他说。她正在从她的帐篷那儿走过来，看上去精神抖擞，兴高采烈，非常可爱。她有一张典型的鹅蛋脸，典型得你以为她是个蠢货。但是她不蠢，威尔逊想，不，不蠢。

“漂亮的红脸威尔逊先生，你好啊！弗朗西斯，你感到好点儿吗，我的宝贝？”

“啊，好多啦。”麦康伯说。

“我把这件事完全撇开了，”她一边说，一边坐到桌子旁，“弗朗西斯会不会打狮子，那有什么关系呢？那不是他的行当。那是威尔逊先生的行当，威尔逊先生打猎的本领真叫人忘不了。你什么都打吧，对不？”

“啊，什么都打，”威尔逊说，“确实是什么都打。”她们是世界上最冷酷的，他想；最冷酷，最狠心、最掠夺成性和最迷人的。她们变得冷酷以后，她们的男人就得软下来，要不然，就会精神崩溃。难道她们挑中的都是由她们控制的人吗？她们在结婚的年纪，不可能懂得这么多啊，他想。他一想到自己从前已经有过同美国女人打交道的经历，就感到高兴，因为这一个是很迷人的呢。

“我们明天早晨要去打野牛。”威尔逊告诉她。

“我也去。”她说。

“算了，你别去啦。”

“啊，不成，我要去。我可以去吗，弗朗西斯？”

“干吗不待在营房里？”

“说什么也不成，”她说，“我再怎么也不愿意错过今天这种场面。”

她刚才离开的时候，威尔逊在想，她刚才离开去哭的时候，看上去好像是一个顶顶好的女人。她看上去好像懂情理，识好歹，为他和她自己感到痛心，而且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去了二十分钟，现在回来了，原来是去涂上了一层美国女人那



种狠心的油彩。她们是最该死的女人，确实是最该死的。

“我们明天为你另外表演一场。” 弗朗西斯·麦康伯说。

“你别去吧。” 威尔逊说。

“你这话说得很不对头，” 她告诉他，“我多么想看到你再表演啊。今天早晨，你真可爱。这是说，如果把野兽的脑袋打得稀巴烂是可爱的话。”

“吃午饭啦，” 威尔逊说，“你挺高兴，对不？”

“干吗要不高兴呢？我不是到这儿来找烦闷的啊。”

“唔，过得也不烦闷吧。” 威尔逊说，他能够看到河里的那些圆石和河对面长着树的高高的岸，他记起了今天早晨。

“啊，一点也不烦闷，” 她说，“真有趣。还有明天，你不知道我多么盼明天啊！”

“他在给你上旋角羚羊肉。” 威尔逊说。

“它们是跳起来像兔子、模样儿像母牛的那种大玩意儿，对不？”

“我想你说的就是它们。” 威尔逊说。

“味儿真鲜。” 麦康伯说。

“是你打到的吗，弗朗西斯？” 她问。

“是的。”

“它们没有危险性，对不？”

“除非它们扑到你身上。” 威尔逊告诉她。

“我真高兴。”

“干吗不把那股泼妇劲儿收敛一点儿，玛戈，” 麦康伯一边说，一边在叉着羚羊肉片的弧形叉上加一点儿土豆泥、肉汁，还有胡萝卜。

“我想我办得到，” 她说，“因为你把话说得这么漂亮。”

“今儿晚上，咱们要喝香槟酒，庆祝打到这头狮子，” 威尔逊说，“中午喝太热了一点儿。”





“啊，狮子，”玛戈说，“我已经把它忘啦！”

原来，罗伯特·威尔逊暗自想着，她在作弄他，是不？要不然，你以为她想要演一场好戏吗？一个女人发现了她的丈夫是个该死的胆小鬼，会干出什么举动来呢？她狠心得没命，但是她们全都狠心。她们控制一切，那还用说。要控制嘛，人有时候就不得不狠心。不过，我对她们那套毒辣的手段已经看够啦。

“再来点羚羊肉。”他有礼貌地对她说。

那天下午，时间已经不早了，威尔逊和麦康伯带着那个开汽车的土人和两个扛枪的人，坐汽车出去，麦康伯太太待在营房里。这会儿出去太热啦，她说，明天一大早她跟他们一起去。汽车出发的时候，威尔逊看到她站在一棵大树底下，穿着淡玫瑰红的卡其衫，她那副模样儿说她长得美，倒不如说她漂亮更恰当，她的黑头发从脑门上向后梳，挽成一个髻，低低地垂在颈窝上，她的脸色滋润，他想，就像她在英国似的。她在向他们挥手，这当儿，汽车一路穿过野草长得很高的洼地，拐一个弯，穿过树林，开进一座座长着果树的小山中间。

他们在果树丛中找到一群羚羊，就从汽车上下来，他们轻手蹑脚地走近一只老公羊，它那一对长角叉得很开。足足隔开两百码，麦康伯开了非常值得夸赞的一枪，把那只公羊撂倒了，吓得那群羚羊发疯似的逃跑，它们蜷着腿一跳就跳得老远，互相从别的羚羊背上跳过去，像是在水上漂似的，简直叫人不能相信，只有在梦中，人有时候才这么跳。

“这一枪打得好，”威尔逊说，“它们是很小的目标。”

“羚羊的脑袋值得要吗？”麦康伯问。

“极名贵，”威尔逊告诉他，“你枪法这样准，就不用愁有什么麻烦啦。”

“你想咱们赶明儿找得到野牛吗？”

“好机会有的是。它们一大清早出来吃东西。要是运气好，



咱们可能在原野上碰到它们。”

“我想要摆脱那件狮子的事情，”麦康伯说，“让你的妻子看到你干出这样的事来，可不怎么愉快。”

我倒是认为，更不愉快的是不管妻子看没看到，居然干出了这样的事情，或是干了这种事情还要谈，威尔逊想。但是他说：“我再也不会去想这件事啦。不管是谁，头一回遇到狮子，都可能心慌的。这件事完全结束了。”

但是，那天夜晚，在篝火旁吃罢晚饭，上床以前又喝了一杯威士忌苏打，弗朗西斯·麦康伯躺在罩着蚊帐的帆布床上，留神听着夜晚的闹声的时候，这件事还没有完全结束。它既没有完全结束，也不是正在开始。它同发生的时候一样确实存在着，不但没有磨灭，有些部分反而更突出了，他感到害臊死了。但是比害臊更厉害的是，他心里感到寒冷、空洞的恐惧。这种恐惧仍然存在着，像一个冷冰冰、黏糊糊的空洞，占有了一切空间，把他的信心从身体里完全排挤出去了，这叫他感到难受。这件事现在仍然同他在一起。

这种情况是昨天夜晚开始的，那时候他醒过来，听到河上游不知什么地方有狮子的吼叫。吼声深沉，结尾有点像咕噜咕噜的咳嗽声，听上去好像它就在帐篷外面。弗朗西斯·麦康伯夜晚醒来，听到这声音，他感到害怕。他能够听到妻子平静的呼吸，她睡着了。他没有人可以告诉，他感到害怕，也没有人同他一起害怕；他独自个儿躺着，不知道索马里有一句俗语；一个勇敢的人总是被狮子吓三次：他第一次看到它的脚印的时候，他第一次听到它的吼叫的时候和他第一次面对着它的时候。后来，在太阳出来以前，他们正在就餐帐篷里就着马灯的亮光吃早饭，那头狮子又吼了，弗朗西斯以为它就在营房边上。

“听起来像头老家伙，”罗伯特·威尔逊说，从他的鲑鱼和咖啡上抬起眼睛来，“听它咳嗽似的声音。”





“它离得很近吗？”

“在河上游约摸有一英里。”

“咱们会见到它吗？”

“咱们会去瞧一瞧。”

“它的吼叫声传得这么远吗？它听起来好像就在帐篷里。”

“声音传得可远呢，”罗伯特·威尔逊说，“它的吼叫传得这么远，是叫人奇怪。但愿那是一头适合去猎杀的畜生。那帮手下人说，这儿附近有一头挺大的家伙呢。”

“要是我开枪，我应该打它哪儿，”麦康伯问，“才能把它打得动不了？”

“打它两个肩膀中间，”威尔逊说，“打它的脖子，要是打得准的话，往它的骨头打。把它撂倒。”

“我希望我能够瞄得准。”麦康伯说。

“你的枪法很好，”威尔逊告诉他，“要掌握时间，要瞄得准。头一颗打中的子弹是最重要的。”

“多少距离呢？”

“说不上。倒不如说距离多少得由狮子来决定。千万别开枪，除非它走得相当近，你已经能瞄准它。”

“不到一百码吗？”麦康伯问。

威尔逊很快望了他一眼。

“一百码差不多啦。也许不得不在比这个距离更近一点儿的地方对付它。可千万别在大大超过这个距离的地方没有把握就开枪。一百码是个适当的距离。这样，你想要打它哪儿，就能打它哪儿。你的太太来了。”

“你们好，”她说，“咱们去找那头狮子吗？”

“等你用罢了早饭，”威尔逊说，“你感到怎么样？”

“挺好啊，”她说，“我很兴奋。”

“我正要去照看一下，是不是样样都已经准备好，”威尔逊走

